

澡盆中的滴答跨年——徐嘉澤（作家）

文、圖／徐嘉澤

今年計畫如何跨年？

友人生日恰巧在12月31日，每年跨年和生日總一起慶祝，今年打算在花蓮民宿邊泡澡邊看電視上的煙火，買當地特產慢慢消磨一夜，把時間和食物啃盡，換成記憶來儲存。

難忘的跨年經驗？

大學時代和同學擠去台北市政府跨年，進場前只能捱餓和忍受口渴，因為一旦擠進中心點，就被卡住無法動彈，如果有人忍不住想上廁所，勢必在散場之前無緣再見，只能含淚Say goodbye。

請推薦幾個在台灣跨年的活動或地點？

身為高雄在地人，當然要介紹台灣南方大城，市區夢時代百貨公司離捷運凱旋站近，跨年當天白日有大氣球遊行，各式可愛卡通造型的氣球迎風飄揚，另有同人COSPLAY，活動五花八門，晚間有炫麗煙火。而義大世界遊樂園，在捷運左營站有免費接駁車可到達，有樂團表演、煙火秀之外還有創意市集和台灣的著名小吃。如果厭倦人擠人的跨年行程，不妨前進屏東墾丁，享受海風、豔陽、浪花的同时，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12年12月31日晚間9點亦有跨年活動可以共襄盛舉。



徐嘉澤——迷你馬身高，頭髮短短和身高一樣長不高，只好努力出書來把自己墊高。台客混搭日系郎風，坐ㄗㄋㄤ嘴裡永遠分不清，出過散文和小說，熱衷寫故事也樂於旅行及交友。

「跨年」是我在「冬夜喝啤酒」的唯一理由——歐陽靖（作家）

文、圖／歐陽靖

台北的冬夜總下著綿綿細雨，濕漉漉而冰冷的感觸並不算多舒服，但藏有某種安定的魅力，狂歡，卻也安定。

自從2004年台北101大樓有『跨年煙火秀』以來，每年12月31日的晚上七點之前，我都得提著大包小包匆忙離開自己所居住的信義區，直至翌日凌晨才能再度回到家中。跨年夜晚，全台將有數百萬人湧入101附近觀看跨年煙火秀，車潮嘈雜喧囂，凌晨三、四點才會散去，倘若我不在晚上七點前離開信義區，今晚就別想出門。

出門，然後去哪兒？

首先，我會在朋友家看完《紅白歌合戰》。從前對「跨年」這檔子事沒什麼感覺；只覺得是個陪家人守在電視機前看NHK直播《紅白歌合戰》的夜晚。「跨年夜要聽演歌」這件事已經植入了我的潛意識，沒什麼實質意義。

由於日本時差的緣故，看完紅白剛好是台灣時間晚上11點，接

著，我會趕到位在師大路的「地下社會」Live House，與摯友們一同倒數「5,4,3,2,1...」後飲盡一罐台灣啤酒。「地下社會」對台灣獨立音樂界來說是間具有傳奇性的Live House，在那兒跨年沒有煙火秀可看、沒有大型演唱會、甚至不見天日。總之，一罐台啤飲盡之後，跨年的形式就再也不重要了；因陣雨而溼冷的天氣似乎也沒那麼討人厭。狂歡，也沒多狂；「互相祝福彼此，明年跟今年一樣就很好。」這或許是台灣人在跨年夜獨有的安定感。

這私房跨年行程已持續了好多年，沒什麼特別。跨年對我來說不太重要，或許真正重要的是那罐台啤，「跨年」是我在「冬夜喝啤酒」的唯一理由，咽喉總被冰得刺痛。

歐陽靖— 出生於1983年台灣台北市，現為演員、模特兒、作家；著有小說《吃人的街》、攝影短文集《我們，都是末日殘存者》。熱愛台灣獨立音樂、長跑、電玩。

「轉大人」的一年——何曼莊（作家）

文、圖／何曼莊

一九九零年代，我在台北度過清爽單純的童年，彷彿是網路泡沫和金融風暴前的寧靜時光，雖然各種現代化生活面向都已到位，但網路還得撥接慢爬、手機限定大老闆手中的黑金剛、電視打開只有三個消毒過的公家頻道、傍晚放學後的娛樂是吃刨冰和逛文具店（只看不買）。

那個時候，小孩子在跨年時分的重頭戲是「元旦升旗典禮」。光是在冷冽的清晨被叫醒，半閉睡眼裹上毛衣圍巾，跟著大人前往介壽路（現在叫凱達格蘭大道）廣場等待朝陽升起把流滿臉的鼻水曬乾，就已經十足令人興奮。

跨年作為一種夜間活動，要到我滿十八歲上了大學之後才有機會實踐。大二那年的跨年夜，社團接了一個在元旦升旗典禮表演的通告，於是整團人決定在離總統府最近的我家齊聚共度跨年夜，一幫正要邁入二十歲的大學生，為了怕睡過

頭，決定乾脆整晚不睡，待凌晨時分發動摩托車，一個載一個直奔升旗典禮。那是一個典型世紀末台式大學生之夜，沒有酒精飲料、也沒有倒數讀秒和擁抱、沒有氣球彩帶、也沒有煙花，我們只是不斷地把食材加進電磁爐上的火鍋裡、不斷地重新把碗裝滿吃光、幾個人圍著方形的餐桌觀戰，另又幾個人不斷輪番上陣打·麻·將。

台灣話說一個人成年叫做「轉大人」，我的跨年轉大人就是以那個和同學一起熬夜等升旗的夜晚為分水嶺。從此我就變成只知跨年夜、不問清晨升旗典禮的一個二十一世紀成年人了。

何曼莊— 台北人。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學士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碩士。十四歲開始寫小說，小說常以電影印象呈現全球化框架下個人的體驗及命運。著有小說《即將失去的一切》（2009，印刻）、《給烏鴉的歌》（2010，聯合文學）。

